

情空灿烂

田雁宁 / 著

文艺出版社

情空灿烂

田雁宁 著

*

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前海西街17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铁道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22.25 字数 536,000

1997年9月北京第1版 1997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5039-1569-2/I·705

定 价:32.00 元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以今天成都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作家以饱满的热情描写繁华、庞杂、多变的当代都市生活，把画家高远和大学生鲁萃、实业家叶文波和女明星米若雪、哈佛博士薛云川和时装设计师沈佳秋、地产商老知青鲁力和未婚母亲顾琳等几组红男绿女的事业追求、婚恋情态，写得错综复杂精彩纷呈，让人在被情感狂潮席卷和激荡的同时，对五光十色的当代生活不能不作严肃思考。作家对斯文、黄春海、牛光、肖幼菲等狗男狗女的刻画更入木三分发人深省，充分展示了作家对都市世俗生活以及灰暗角落的真切了解，世纪末的道德沦落的确触目惊心。值得特别告诉读者朋友们的是：本书是作家继《无法悲伤》之后，亲自执笔独立完成的第二部当代生活题材的长篇小说，既代表了他本人的独特风格，又展示了他本人的创作才华，这部精彩厚重之作，肯定是今年中国文坛的可喜收获。

目 录

第一章 (1)

省城是片海，啥龙蛇啥鱼虾应有尽有。文人下海似乎是股时代潮，离婚男人高远身不由己随波逐流。尘世多彩，红男绿女，情空灿烂，丹青妙手也难写一幅当代都市风情画。

第二章 (117)

人生最值得珍惜的是那种历经沧桑始终不渝的伴侣之情，乔大明亲身领受感触深刻。肉体是一种使女人感到自卑又感到骄傲的东西，在高远眼里，好的女人如同好的艺术一样属于永恒的自然。

第三章 (229)

江城是故地，前妻晓月的畸变令高远触目惊心。巴山永是图画，美人佳秋一见钟情。清水镇的黄色浊浪，电视剧组的骚情风波，都不堪入目，唯有青玄大师的墨宝高远的新作使人愉悦给人宽慰。

四 章 (339)

玩古董并非新潮，玩家表面清高内心却想玩出钱来，画家高远惊讶成都文化底蕴之深。玩情人却是旧习，傅东平自有一套，一群狐朋狗友各有各的花招。天湖是大自然的精华，薛云川

和沈佳秋在这儿找到了爱情的灵感，连旧情复发的梅英和罗自伦也在天光水色中找回了昔年的热情。为了怀里的胎儿，顾琳在痛苦中徘徊许久，看着镜内憔悴的女人，忍不住又流了几行冷泪。

第五章 (462)

青玄大师伸出干枯的手指天指地再指自己的心，就微闭双目默默而坐了。明白了顾琳躲避翠园的根由，鲁力受到巨大震惊，觉得为了商场利益去利用一个无辜女人和她的宝贵感情，是非常可耻的。大师仙逝，画家高远主持朴素葬礼，山村女子月玲竟成青家小院继承人，不是奇迹却发人深思。

第六章 (557)

这是一个繁荣昌盛阳光灿烂的年代，不少人活得自在得意，仿佛什么好事全让他占据了，连整个地球都因他而存在。这又是一个虚荣奢华的年代，不少男女招摇过市野浪无羁，似乎人生便是那样随便和荒唐。长江东去，大浪淘沙，太阳总在东方照耀，中国和世界总有希望。爱情、事业，像太阳一样灿烂，照亮我们的人生。应该坚信：即将来临的崭新世纪，有的是晴空灿烂的日子。

后 记 (701)

● 第一章 ●

省城是片海，啥龙蛇啥鱼虾应有尽有。文人下海似乎是股时代潮，离婚男人高远身不由己随波逐流。尘世多彩，红男绿女，情空灿烂，丹青妙手也难写一幅当代都市风情画。

格老子、龟儿子，是典型的四川土话。

A

这话虽不干不净，从一张张红口白牙吐出来，倒也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其使用率在这座大街小巷旮旯角都自豪地充斥着火锅店的省城相当高，世俗男女平头百姓不论心头快活还是憋气，都要从牙缝间蹦出那么一句踩不扁嚼不烂的火辣口语才安逸舒泰，连知书识礼的文化人也难例外。有人考证川人口味麻辣所以脾气免不了麻辣，或许有点道理。其实土生土长在风和日丽物产富庶的川西平原的成都人，也有相当温和富有人情味的一面，都市之风加上清柔婉曲的锦江府河水一揉一调，横生出独特的幽默感来，让你遭受强烈感染，忍俊不禁要笑着吼出格老子龟儿子的川腔，说不定眼眶子还要冒一星半星泪花花哩。心火旺精神才旺，惹出的事才够火爆，够刺激，大概也是这座西南首府一大民风特色吧。

画家高远操一口川东土话，硬硬梆梆不会拐弯抹角，倒使他添了几分男子汉气派，令那些讲绵软嗲气省城语调的靓女俏妹频送秋波。他主攻油画，笔下的国画倒很受人赏识，自制两枚印

章，一曰：巴人高远，一曰：白虎之裔，就靠一支毛笔两块宝贝石头漂泊省城混生活谋事业。他是那种典型的巴人血统的汉子，一米七五的个头不算高大，却黧黑结实，每团肌肉浸透生命活力，他面部线条刚硬而不俊，而两对浓眉乌眼倒使他焕发成熟男人的魅力风采，投向一位春心萌动的女孩她不能不面赤心跳。

高远的祖辈是巴族一支豪勇善战的部落，敬奉白虎为神，自诩为白虎的后代，所以这个部族的男人个个生得虎虎有威，传种接代数千年至今，高远也秉承了那种充盈的阳刚虎气，连笔下的老虎也栩栩如生见者喜爱。

三个月前，一场有预感却突然的婚变，促使高远背着行囊画箱仓皇逃离长江边的故乡小城，裹卷起白虎之裔的威严，由东西去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锦绣百万人家的繁华蓉城，凭巴人的刚强自信求生存求发展。他的前妻晓月是江城小有名气的漂亮女人，这位市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每天傍晚准时出现在千家万户的荧屏上，虽算不上风华绝代倒也妩媚动人，为她冒心火流口水的男人实在不少。这桩婚姻的确称得上郎才女貌，前半段男欢女爱柔情缠绵也是众所周知的事实。裂痕从三四年前开始，高远为搞一套多达百幅的巴山系列油画，几乎泡在大山里写生采景捕捉山民形象精神，一去数月回到江城已是胡子巴茬满头长发，周身油渍颜料脏兮兮，像刚服完刑的劳改犯又像搞房屋装修的油漆匠。而著名公众人物晓月，经常身着典雅的名牌时装，笑容粲然地出席各种豪华宴会或重要活动，愈加明丽耀人了。如此几个回合，高远和晓月之间拉开的距离越来越大，连那或爱怜或懊恼的抱怨声也戛然而止，两个聪明人内心都异常明白，他们的婚姻之路已走到了尽头。半年前的一个晚上，洗浴后的晓月穿件半透明的丝质内衣坐在床上等他，灼亮含水的眸子盯着他不带感情说：“高远，上床吧，我正在期上，想要个孩子，一火就准的。往后，你各自漂游山野画你的画，我

在屋头也有个活物作伴。”说罢她仰躺下去，这对有灵有肉的男女已大半年没过夫妻生活了。高远不是不想要孩子，事业未成，夫妻关系又弄成这样，敢要吗？他拿一张床单替女人掩好身子，自己仍然倒头睡在沙发上。小屋很安静，俩人连呼吸声都竭力克制，窗外月亮映照出的几团泪光也只是静静地波动。

那个金色桂花初开的午后，阳光明媚微风带香，高远正带着一种少有的激情，在家里的小画室画一个肉体呈现桂花色的硕壮农妇，那线条和色彩之中有他发自内心的全新感觉。以至房门开了，晓月急步走到他跟前也不知道。“高远！”女人一声大喝，他愣了愣停住笔漠然望着她，好像她是蛮横打断他畅美艺术构思的陌生人。晓月面孔绯红，眼珠里闪动着令人眩目的亢奋，高耸的胸脯起伏伏，一只纤细白手护着腹部，一字一顿向他庄严宣告：“我、有、孩、子、啦！——”高远没有惊讶也没有愤怒，脸上倒古怪地笑了一下。遭受这笑刺激的女人，顿时一脸惨白，冷笑着叫道：“高远，你不给我孩子，有人给我孩子。他是个大老板，人材好又有的是钱，为追我和老婆都离婚三年了！为讨我一次欢心，就跳长江也肯干。那天晚上你不肯也不敢跟我上床，给了他得到我的良机，在他早为我买好的豪华公寓的大床上，我们恩恩爱爱好欢畅好满足，一次就真真实实地有了，我完全感觉得到啊！……你想咋办？开条件吧。想骂我打我，也随你……”高远握着那支蘸满金色颜料画笔的手微微有些颤抖，他紧闭双唇把颜料涂在画中妇人已经饱满的乳房上，然后丢掉画笔，从速写本里取出一张写满密麻小字的硬白纸给她，平静地道：“晓月，离婚协议书我已拟好了，并签了字。有啥不妥随你修改，再签上字交给民事法庭裁决，我们就脱离夫妻关系了。哦，你有孩子了，多保重。”说完高远取下画布，一边欣赏着一边走出了房门。关门

的刹那，他听见里面传来晓月的伤心大哭，心头一阵悲怆难过，强忍着才没返回去。他实在想拥着自己深深爱过现在还爱的女人放声痛哭一场。可她腹内那个属于别人的孩子，已经冷酷无情地永远把他拒之门外了。谁背弃谁？都说不上。高远奇怪的是，自己竟对与人勾搭怀孕的晓月，一点也怨恨不起来。该责怪谁呢？这个柔美娇丽惹人爱怜的女人，两三年前就该是人家的情侣娇妻啦。酿出这次离婚前的变故，彼此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个白雾漫江的秋晨，淡黄的太阳在对面江岸的峭崖之巅时隐时现，高远带着简单的行囊、画箱，和还是夹在速写本里的离婚证书，心情不惆怅也不兴奋，伫立在江城客运码头准备登上逆水西去的轮船。脸上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曾经蓬乱不堪的长发也经过细心修理，乌亮有神的眼睛久久凝视依长江而筑独具景象的故乡之城，眷恋之情从心底缓缓而过。是啊，这座古老年轻的城市，东衔雄奇天下的夔门，西接扼守天府的渝州，巴人纯朴刚勇的古风随长江之风浩荡，民情习俗山野世态处处皆可入画，作为巴人之子的高远岂不留恋？一辆黑色公爵王轿车，轻捷地停在码头附近的大楼前，晓月从车内探身出来的刹那，一片街区都为之一亮，她的服装和饰物甚至连手袋皮鞋也是精心配套的名牌，使这个本来俊丽的女人更显高贵。她站在车前朝即将远行的男人温和一笑，表示自己并非平庸寡情的女人，专程赶来为前夫送行。高远礼貌地举手示意，笑容有点机械僵硬自己也能感觉到。不知为什么，他的目光停留在了她微微隆起的腹部，竟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点嫉妒。晓月原本红润的面颊飞出艳光，饱满好看的唇角挂着伤感和幸福交融的笑靥，这对熟悉她的高远来说也是新颖之美。客轮的笛声沙哑的鸣响，高远最后看了前妻一眼，猛地转身急步走下码头石梯一次也没回头。但他清晰地感觉得到，那对自己曾经深深喜爱过的晶莹眸子，仍在温情地注视着他，也许

会追随他去到千里之外的省城。

高远至今在这座都市没有立足扎根之地，还像一朵浅青色浮萍一样东飘西荡。这对一个颇有才华志向远大的男人来说，实在够恼火够沮丧的了。此刻，他宽厚的胸腔里就翻卷着格老子、龟儿子的骂人话，可惜空荡冷寂的屋子里别无他人，吼出来莫得人听自家还怄一肚子气。前思后想，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丢在地板上的画箱行囊，重重地吁出一口积郁已久的浊气。那口浊气还没散尽，主意倒拿定了：今天非离开李冬家不可！就是流浪街头或者寄居朋友的画室，心里也畅快得多。

离婚当天高远就打电话告诉了李冬，说自己决心到省城闯荡，十年来为一个太漂亮的女人无休无止地奉献柔情蜜意，已经精疲力竭还差点把自己宝贵的绘画事业丢进去了。他们是知青朋友，一个大队两处住地只隔一面岩坡一片松林，栽秧耙谷偷鸡摸狗都在一起。高远有恩于李冬，那年冬天大雪纷飞，他们困在山里回不了城，李冬突患急性肺炎高烧不止，高远冒着生命危险去公社医院挟持了一个医生连夜出诊，救了他的命。李冬好文高远善画，1977年那个寒冷多雾的深秋，他们一齐在县城参加高考。结果李冬如愿以偿考取省城师院中文系，高远则到重庆上美术学院去了。

放下电话心头极不踏实的李冬就去找老婆何贞珍商量，说话至柔至软一脸笑得稀烂，反复强调高远是自己何等重要的朋友。肥臀宽脸周身大城市女人派头脾气的贞珍，不是不知道老公有个患难朋友叫高远，他们当年结婚送礼最重的也数这位画家。但这个市政府某处副处长的千金，有条雷打不动的人生原则：揩人家的油可以，叫人家沾自己的光，没门！听老公说高远要借住他家，红朗若花的脸马上变成了紫茄子。李冬也是个喝足墨水见透世面肠子拐得弯的人，赶忙许愿抛彩：“贞珍呢，莫得来头，高

远那支笔画的就是票子，我们吃不了亏。”贞珍秀眉一翘小嘴一嘟：“老公，你手拍胸口讲的哟，他高远要是不给我画几砣钱来摆起，就莫怪我一根眉毛盖眼珠，认不得人哦。”

高远并不知晓这些背景和前奏曲，被李冬乐呵呵接进家门，他女人贞珍也柔声笑脸，还当朋友重情大受感动。高远当即把自己仅有一千元钱交给贞珍：“这点钱请嫂子收下，当作伙食补贴吧。”女人把票子牢牢抓在手中，口里却说：“高老师，你把朋友当外人嗦，李冬天天想你念你，当你是亲兄弟呢！”说得汉子一脸惭愧，靠李冬圆场才过了关。住在李家，高远一边画画一边求职，密切关注省城文化市场交易情形。开初半月的饭菜还算可以，三菜一汤见荤见鲜，贞珍还偶尔哼一句“朋友啊干一杯”，脸上稀稀疏疏散了些喜色。渐渐就不行了。菜少油少荤，有时一碗阳春挂面几两抄手饺子也算一顿大餐了。李冬尴尬地向朋友解释：“贞珍单位会议多油水吃多了，家里饭菜就清淡一点。”高远没啥说的，这比当知青吃的好多啦。尤其听说高远求职不顺画也不受商贩赏识，贞珍先是冷眉冷眼接着就冷锅冷灶了。让高远不安的是李冬也受到牵扯，贞珍甩手回家打牙祭去了，他硬着头皮陪朋友熬日子，挤牙膏似地挤点钱下馆子，最多也只能麻婆豆腐下米饭，还不敢管饱。高远晓得把耳朵朋友不能长久指望，也起早贪黑焦急地四处奔走，想弄笔钱解燃眉之急。省城到底是文化经济中心，机会还是有的，一次来了位精通画艺画市的台湾商人，瞅中了高远那拙朴透雅蛮趣漾溢的油画，晓得它们在东方油画市场的价值和潜力，两眼放出的光也精灼亮人。画商总归是商人，他看高远的表情衣着，也知道这是个活得窝囊的落魄画家，开价每幅人民币八百元，一次要十幅。穷愁潦倒的高远却志气不穷，他淡然一笑掉头便走，台湾画商愣了好久才明白自己有眼无珠悔之莫及。消息传到贞珍耳朵里，招来一阵冷嘲热讽，十幅画

八千块！煮熟的鸭子都要放起飞走，高远的脑袋瓜肯定有问题。李冬也感遗憾，不好责怪朋友，倒轻言细语宽慰像丢了钱包一样气咻咻的老婆。当天晚上就有戏了，贞珍不准老公上床，逼他睡沙发受罚思过。高远晓得为他的事李冬将近一月没挨着女人的身子了，好不容易等个大礼拜，养精蓄锐心急火燎想上床登陆，偏偏这时被贞珍拒之门外，实在有些残酷！夫妻间的事朋友少插手为妙，高远把自己禁闭在小屋里看书读画，不争气的耳朵仍把房外发生的事情听得明明白白。李冬先是低声下气求老婆开门放他进去，女人故意不理，打熬不住的男人终于不耐烦了，敲得房门咚咚作响。门“哗”地敞开，贞珍劈头骂道：“骚公羊蹄子痒哇！受不住刨紫木灰嘛！哼，你也不想一想，一套屁股大的旧房子还请个朋友来供起，夫妻行房床板吱嘎嘎响，人家都听得一清二楚，羞死你祖先人哦！”听女人越说越不像话，李冬只好忍气吞声夹根棍子倒在沙发上就睡，有点神经质的贞珍竟哼起小调来。第二天凌晨不到六点，那蓄意恶作剧的女人又在厨房内外弄得砰砰大响，把两个本来没睡好的男人吵醒，就扭着肥实的屁股欢欢喜喜上班去了。高远和李冬都双眼浮肿相对无言，想说都市生活的毛病多半跟都市平庸女人有关系，可话到嘴巴又咽了回去。高远知道李冬的苦衷，他之所以能留在省城大机关做小职员，全靠这个娇横艳俗有那么点小背景的成都女人。李冬被老婆闹得头昏脑胀还是要去上班，临走用又愧疚又复杂的眼睛看了看老朋友，就蔫蔫地骑着浑身都响的自行车惶然而去。高远呆坐了个把钟头，草草收拾好自己的简单行李，想给李冬留一封带歉意的告别信，掏出笔心头就发堵，一个字也写不出来，索性取出那把房门钥匙放在客厅中央的茶几上。黄铜色的房门钥匙，在青白的晨光里毫无表情，高远这才悟了它的冷淡和陌生。

背着行囊画箱重新流浪在省城大街上的高远，看着那些高耸

挺拔幕墙、闪光的楼群，和街口五彩缤纷各显神通的巨型广告牌，陡然明白这座都市和那把钥匙那个女人一样，对他也是完全冷淡和陌生的。

面对人生的挑战，周身流淌着巴人热血的高远露出了孤傲的微笑，初冬苍白的太阳冷静地照耀着他。不知出于什么心情，高远朝人流熙攘车水马龙的都市大街做了个滑稽的鬼脸。

格老子、龟儿子，真是他妈的好语言！

是个无风无雨阳光冷淡的灰白晴日，高远在人民南路起端那座汉白玉毛泽东塑像下的青色石阶上，漠然坐了几个钟头，脑袋时而空空如也时而臃塞杂乱。背后那个曾叫做“万岁馆”的展览馆，曾经是有名的皇城，有北京天安门般的皇家气派，可惜高远只见过它的照片，等他有机会来到省城它已变成一座亦馆亦商不伦不类的庞杂建筑物了。它笨拙地矗立在市中心交通要道，丝毫没给这座城市带来华美和骄傲，反而像堆巨大的绊脚石，束缚了都市发展的手脚。

高远没资格也没心情关心这些，一个立足未稳烦恼多多的外地人，先得找个遮风避雨的安身之地，把悬浮不安的心搁下才行啊。住旅馆不敢问津，仅有的十来块钱已被巴掌浸出的汗水湿透了，进了某家廉价旅店的大门，要体面出来就为难了。他不禁想起艾芜先生那篇《人生哲学第一课》，在九十年代的今天，如果有粒芝麻掉进桌缝，他也会毫不犹豫猛拍桌一掌然后用手指沾起来吃掉的。饿感早就有了，吃啥咋吃的念头已在脑子里游戏许久，带点捉弄的意味。出过一阵冷汗，那感觉又消退了，真该庆幸自己得先人之福父母之恩体魄还算强健，还可打熬几个时辰。想起在东大街附近一位远房亲戚家，硬着头皮去混顿饭吃没得问题，可那年他到省城来看全国美术作品展，买了丰厚礼物去看亲

戚，人家还讥讽自己是“县老表”呢，受那白眼还不如硬挺挺挨饿痛快。如果这时那个又识画又精诈的台湾画商，再出价八百元一幅甚至五百元一幅卖不卖？他仍坚定不移地回答自己：“不卖！饿死也不卖！”是啊，这不是几个钱的问题，而是一个有才华有信念的画家的人生价值问题。

青石阶梯正对面是块长条形绿化带，有摄影点、喷水池和供游人休息的长凳，两边是繁忙的车道，凌志宝马奥迪夏利东风峨眉大小车辆穿流不息。高远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岛状的绿化带，和前方森林状的高楼，感觉自己有点像漂泊荒岛的鲁宾逊，只是身边缺个作随从的星期五了。聚集在那块狭长绿地中的多是外地人，真不知在不停轰鸣的车声中，有什么好玩的。天有些阴冷，一对衣着单薄青春健美的年轻人，在喷水池边摆开架式拍照，女孩披一头乌黑秀发皎白脸蛋绽开妩媚笑颜，一团生命艳光反射到高远眼中心头来了，身体自然涌起一股躁动一股潮热。蓦地，另一张白皙俏丽朝气生动的女孩脸孔，花朵般从眼前迷蒙绿化带里探出来，照耀和召唤着搁浅在闹市荒岛上的失意艺术家。

找她！对，找那个在豪华宾馆大厅萍水相逢留下好感和诱惑的漂亮女孩。沈佳秋，名字也挺美，像诗也像画。她是某公司的公关小姐？大老板的女秘书？还是凭姿容体貌出来“混”或“做”吃青春快餐的女孩？那种女孩在北京叫“蜜”长沙叫“鸡”哈尔滨叫“兔子”上海叫“煤饼”温州叫“虾”，而这座城市叫“猫”，至于怎么叫出来的，皆不可考。沈佳秋的风韵气质远胜一些清高俊逸的大家闺秀，怀疑她是做猫的女孩，高远也咒骂自己念头卑劣。在宾馆装饰富丽情调最暧昧的咖啡廊里，仔细打量独自而坐不安把玩一杯饮料的妙龄丽人，那想法出奇地清晰还带点下流的桃色。他们的相遇有点戏剧性。那天高远应台湾画商之约，带了自己油画作品的照片集到锦江边的四星级大酒店，在咖

啡廊里经过简单的讨价还价，交易没谈成。台湾画商付了饮品帐，礼貌地告别而去，心绪被搅得烦乱的高远坐着没动，高级酒店的咖啡廊那么典雅优闲，难得来一次就好好领受吧。这时他注意到了那个坐在巨型玻璃幕墙边的青春玉女，觉得她的存在给整个厅廊带来了生命的光彩和柔情。在画家眼里她就是一幅鲜活的画。也许是一种心灵感应，在高远注视她的瞬间女孩也抬眼看他，彼此微微一笑似曾相识。不知是出于寂寞还是某种不可告人的意图，女郎端着只剩很少橙汁的杯子朝他走来，大方地坐在小桌对面，立刻有股独特的女性人体的清香侵袭了他，精神为之一振。“先生，看看好么？”女郎一只纤秀小手指指相册，柔声问道。“没啥好看的，你实在要看，就看吧。”高远想她应该是对时装化妆品而不是对油画感兴趣的都市女孩，淡然应道。相册到了女郎手里，她一页一页看得很认真，偶尔还发出轻微的感叹，同时用明朗多汁的眸子飞快瞥他一眼。高远反倒有些不安了，像面前有位严肃的老师在审阅他的毕业作品，生怕难获好评。啪！女郎用力合上相册，有点夸张式叫道：“啊！真好。”看他没太大反应，又说：“先生，那个台湾佬想买你的画么？最好不卖。台湾佬是有几个钱，可抠门得很呢，恨不得用一千块新台币买你一幅一流作品，想得美气哟！”她的直率和对那位台湾画商的一针见血，把高远逗笑了。他又叫来一杯咖啡一杯橙汁，俩人含笑面对，像结识已久的朋友。“我叫高远，江城人，是个不成功的画匠。听你的口音，好像是重庆人吧？”他乐意跟这个主动靠近自己的靓女谈几句话，也好扫除方才交易中的不快。女郎莞尔一笑：“高老师，你猜得准呢，我家在江北观音桥，姓沈叫沈佳秋。画画的会看相，你猜我好多岁了？”他端详那张肌肤白嫩线条柔美五官清俊的脸庞，想想道：“小沈，你大概十九或者二十岁。”“哟！那么小哇。不瞒你说，我都二十三岁啦，老罗！”沈佳秋故

作伤感道。高远“扑嗤”笑道：“你年纪轻轻都说老了，那我就该是大半截入土啦！沈小姐，你风华正茂丽色照人，刚是活得风生水起的时候呢。记住我的忠告，少讲不愉快的丧气话，不然皱纹爬上你那好看的脸蛋，很快会变成丑姑娘罗。”沈佳秋也格格笑起来，红朴朴的面颊娇艳迷人，高远心房怦然而动，但很快克制住自己，掏钱付了账单，抓起相册果断向女郎做了再见的手势。这时，他听清了沈佳秋说的一句又轻又柔的话：“高老师，我喜欢看你的画，也觉得你这个人有……趣……，我经常在这儿的，……”

沈佳秋不是自己的女友更不是情人，也不是一块溺水者求生的浮板，仅凭一面之交和那含糊其词的客套话，就冒失地去找她相助，岂不有点荒唐可笑吗？但不去找她，今晚又在哪儿安身？火车站里还是立交桥下？高远内心深处有个感觉，只要他稍许讲明自己的难堪处境，沈佳秋会毫不犹豫帮他度过难关。那感觉给了他希望，连全身的饿感和惶乱也减轻了许多。

凭这身穿着打扮并带着这些行李，进那家四星级酒店寻人，肯定要遭人疑惑和白眼，高远已经顾不得许多了。他从石阶楼上倏地起身，顾不得揉揉有点麻木的双腿，强振精神大步沿人民南路疾走。老练的成都人从背面侧面看他，马上就晓得这是个到省城后处处不顺的外地人，等待他的多半是落荒而逃的命运。

八十年代初期国内任何一座城市的高级酒店，要凭出入证会客单才能进入，能大摇大摆进出的人似乎也高人一等。如今门禁开放不再森严，而大厅门外伫立的穿特殊制服的守卫门僮，仍使一些平头百姓敬而远之。高远倒不畏怯这些，他那落拓艺术家的派头，也让人摸不着底细。他从临街大门进去，对停在主楼外面车场里的奔驰卡迪拉克劳斯莱斯不屑一顾，径直快步走向大厅，恭顺而立的门僮有些愕然地瞥他一眼，还是赶快拉开了高大的玻

璃门。大厅内的暖气迎面袭来，他舒服地耸耸肩膀，把行囊画箱丢在金光照人的粗大圆形立柱边，他知道多数人会当它们是堆破烂，要捡也担心脏手的。

高远不管人家用啥眼光打量他，直奔咖啡廊，里面暖气融融宾客济济，除了西装革履的男士，娇美华丽的女士也不少。他悬心吊胆迅速搜寻，沈佳秋的样子他记得太清晰了。她居然不在，刚松弛下来的心情又紧张了，真是屋漏又遭绵绵雨倒霉透顶么？好在他个性中有坚定得固执的一面，不找到那个江北女孩这已经漫长的一天就更难挨过。他冷静片刻，瞅准坐在较为安静的角落小桌边的一个女孩，她性感而有几分姿色，估计跟沈佳秋有点牵连。于是高远斗胆过去朝她温和笑笑，就不客气地坐在她对面了。女孩毫不惊讶，倒朝他娇媚一笑，眸子里迸出又暖人又异样的亮光。这时服务生走过来，欠身含笑问他：“先生，要点什么？”此刻犹豫真是笑话了，他马上说：“咖啡。”而脑子里有个念头在打架：这儿的咖啡是十五块还是二十块一杯呢？要是二十块，就他妈的糟啦！一直含情脉脉观察他的女孩，把他陡然脸红当作那种暗示了，朝他投去一片秋波，小声道：“先生，外地来的吧？要不要人陪你散心呀？”真碰上“猫”了！要往天高远肯定拔腿就跑，现在还要求人家哩。他稳住心绪，显出友好的样子，呷口咖啡说：“小姐，幸会。我想……找个人，沈佳秋你认识么？”“佳秋呀！……”女孩大惊失色，愣一阵才明白自己漏了嘴，不安地瞅瞅四周问，“你，你是她啥人？”有眉目了，他心头踏实了一小半，忙说：“我是她的熟人……不不，朋友，有事找她。沈佳秋经常在这儿的，今天却不见人，好怪。”女孩面颊泛白低头道：“佳秋她、她遭便衣警察抓了。昨晚上出的事，现在还关在派出所呢。我也是她的朋友，想保她出来，可又怕自己也牵扯进去。先生，求你帮帮佳秋，她虽是个出来混的女子，心挺